

苦雨齋

沈启无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雨斋文丛．沈启无卷/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冯英，赵丽霞选．—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205-06503-4

I．苦…II．①北…②冯…③赵…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现代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IV．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0961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4（邮购）024-23284321（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发行部）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刷：鞍山天和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60mm×240mm

印张：19

字数：290 千字

印数：1—5, 000

出版时间：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董喃张洪

装帧设计：张志伟

责任校对：沈树东等

书号：ISBN 978-7-205-06503-4

定价：35.00 元

前言

我想要说的是一个乡间市集。这当然不如你理想中的那么繁华，但即使说它繁华，也未为不可，至少，在村子里面人的心目中还不算僭妄。土城从周围宽长不足四里的地面上高高筑起，差不多是等距离的正方形了。“土城是土做的罢？”这个问题自然是不成问题。然而城门倒是砖砌，可算例外。有一扇榆木制就的厚而且重的大门，照例拖着咿咿呀呀的声音，朝启晚闭。土城之门有三。每个门顶上都嵌有三块方砖，砖上刻着三个大字，东边的叫做“挹紫门”，南边的叫“迎薰门”，北边的“拱宸门”。唯有西边则付缺如，因为城下紧接着一带水塘，所以只留其余的三门出入。在这样古色斑斓的三块大方砖和三个大字上面，却隐显着这小小市集里面的一切生命。城里面只有两条大街。一条是贯串南北，一条是由东而西。向西的这一条与南北大街汇合，以后便不再往西延，确成了“丁”字形，所以有人呼这为“丁字街”，但大多数还是叫它做“耙头街”的，这个更外比较来得通俗。《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课程时的讲义。一九二三年曾由新潮社印行了上卷，一九二四年又印行了下卷。一九二五年改由北新书局出版，将上下两卷合为一册，在内容上略有修改。一九三〇年再版时，又曾做过一次订正。这次的订正，也是鲁迅的最后一次订正，后来虽然掌握了不少新的资料，看法也有所提高，但因忙于更迫切的战斗，终于没有机会再行加以修订了。我从前也曾教过小说史，就采用《中国小说史略》作为课本，那时书的样式，时行一种毛边本，天头和书边都很宽大，我在这上面陆陆续续写了许多笔记，有的原于文字校勘，有的属于书目提要，有的原于注解，有的属于补正。凡是鲁迅作品中有关小说史的论述，我都摘录下来，作为补充资料，以与本书互相印证发明。这样积累日久，纸扎颇多，先后录成三册。私意也颇想把这些丛杂，稍加条理，汇集成书，以飨读者。而几经颠沛，藏书尽失，又常多病。无暇旁搜博采，因此其实自己来写序，也是不必要的，别人写也不必要，总之是多余的东西。尤其是诗。水边之后而有思念集，在我也是偶然的，这里并无什么理由可申述，勉

强要说，也只是一点感情上的寄托而已。我平常很少有执笔的习惯，对于无聊和敷衍应酬的东西，大抵也没有，偶尔写下几首诗，还是从辛苦劳忙之中得来的。忙人所需要的是余闲，劳人所需要的是休息，诗歌有止于劳忙的，也有要求更大的宁静的，我或者是属于后一种吧。我爱寂寞我爱自然我也爱这人类生命如果是火我不愿把我的温暖浪费然而像这样温暖的宁静，也正是我生活里所缺少的。中年忧患，颠倒在乱离流浪里认识我的身外世界。虽然，但凭着方寸灵魂的余裕以驰骋个人想像，在现在这时代的面前，人类毕竟是可哀的，归结只有那一抔之土的坟。至于人生没有一面之缘的，就等于陌上的足步，让风雨淹没它好了。所谓千古而旦暮遇之，那殆是此身以后的事，也就是所谓艺术。艺术究竟启无叫我为这书作跋，于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对于启无却未必。夫明清诸大家的文字很会自己说话的，何用后生小子来岔嘴，其不必一也。对景挂画虽好，班门弄斧则糟，其不可二也。当这年头儿来编印此项文件，已经有点近乎自暴自弃，何况去找新近被宣告“没落”的，甚至于压根儿未尝“浮起”的人来做序和跋，这简直有意自己做反宣传，其大不可三也。所以我替启无再思再想，真真一无所取。然而我非启无，没法叫他不来找，做不做在我，找不找在他。再说他既经说到找到，我又何必不做呢，反正推托不了的，不如老实说我不曾想到推托干脆。而且做跋比做序还容易，据说如此。我谢谢启无给我这一个好机会。序跋之类照例总直接或间接地解释那作品，我寻阅这书的目次却觉得无此必须。这都是直直落落，一无主张，二无理论，三不宣传的文字，只要欢喜看，一看至多两看总明白了。若不喜欢，看杀也不明白，解释也不会再明白，反而愈说愈糊涂哩。以下的话只为着和这书有缘法的人。

目 录

序	1
论著	9
《中国小说史略》校注	9
散文·论文	93
却说一个乡间市集	93
关于蝙蝠	95
《近代散文钞》后记一	99
《近代散文钞》后记二	101
《人间词及人间词话》例言	102
《人间词及人间词话》编者小引	103
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	103
帝京景物略·闲步庵随笔	107
闲步偶记	110
刻印小记	112
记王谑庵	114
六朝文章·闲步庵随笔	118
珂雪斋外集游居柿录	119
谈古文	128
我与古文	129
再谈古文	131
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	132
中国文学的特质	134
《大学国文》序	138
关于新诗	139
闲步庵书简	143
闲步庵书简钞	146
关于大会的印象	153
强化出版机关建议	155

文学集刊·后记	156
关于诗的通信	158
一般宗教论	159
南来随笔	168
读稗小记	171
诗歌	174
思念集	174
镜	175
露	175
牌楼	176
露水船	176
赠远	176
秋夜	177
影	177
寄远	178
怀辛笛	178
失题	179
风	179
多情的敲榔人	180
春夜	180
鹭	181
鹊	181
除夕	182
你也须要安静	182
惆怅	184
十月	184
思念	186
浅深	186
白衣看护	187

祝福	187
布谷	188
留别	189
纪行	189
附录	192
沈启无自述（代年表）/黄开发整理	192
《近代散文钞》跋	214
《近代散文钞》序	217
《近代散文钞》新序	219
读《近代散文钞》	220
与沈启无君书二十五通	229
关于老作家问题	237
记沈启无先生	254
编后记	255

序

孙郁

鲁迅住在八道湾的时候，其寓所就常有友人光顾，是北大学人的沙龙。自从他与周作人分手、离开那里后，八道湾沙龙的意味不仅未断，反而更浓了。周氏身边就渐渐形成了一个文人圈子。他的友人、弟子常常往来于此，一时间诸多佳话从那里传来，颇有些故事在里。钱玄同、钱稻孙、徐祖正、张凤举等是朋友辈，彼此相知甚深。而俞平伯、江绍原、废名、沈启无是周氏的学生，感情也非同寻常。这引起了诸多人的兴趣，连胡适、郁达夫、沈从文也来凑过热闹。这些人大多远离激进风潮，喜欢清谈，厌恶政治，象牙塔里的特点过浓，与“左”倾文化是多少隔膜的。鲁迅南下后，与左翼队伍连为一起，对苦雨斋不无微词。而周作人那个沙龙里的人渐渐也成了讥讽左翼文化的一个营垒。京派文化的出现，实在说来和苦雨斋的关系是深而又深的。

周作人给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苦雨斋”，其实有点玩笑的意思。北京少雨，一年的雨季不过几个月，只是有点士大夫雅兴而已。许多人喜欢周氏的文章，在社会间的影响渐多，可与鲁迅相比肩。不过承传其思想与文风的，大多是他的学生。就现代散文而言，鲁迅之外，周作人的辐射力可能也是最大的吧。

苦雨斋的主人与弟子间形成了一个传统。他们都非激进的文人，和胡适、陈独秀那样的思想者亦差异很大。周作人自称自己是“学匪”，意思乃非正宗的儒生，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不过这离经叛道，不是鲁迅那样喷血的忧患和低语，没有紧张感和惨烈的气息。他和自己的学生们在思想上喜欢新的学理和个性意识，古希腊哲学、日本艺术，现代心理学与民俗学都被深切地关注着。还注重对明清文人小品的打捞，志怪与述异流露其间。加之有点欧美散文与六朝小品的余味，遂在文坛上造成了势力，对后人引力一直是时起时落的。

周作人那一群人，不愿意张扬自己，感情多是内敛的，写文举重若轻，学识与趣味相间，没有迂腐气和时尚气，但精神的力度亦不可小视。周氏的短文在知识的庞杂上无人过之，审美的含蓄与诗意的淡

雅，不失锐气，有时甚至撼人心魄。废名的作品隐曲青涩，如禅机暗伏，妙音缕缕。他其实深谙西洋文学，但行文偏没有洋人气，反而倒十分中国。又和士大夫者流距离遥遥，使周作人那样书斋的博大变为乡野古店的清风，有了似人间又非人间的况味，将现代小品推向高妙的境界。俞平伯暗仿苦雨斋笔记，在旧时文章间赅赅而行。他在才气上不及废名，而学问是自成一格。那些关于《红楼梦》与宋词的研究文字，得前人之余绪，深浸于古曲与旧学之间，温和里散出爱意。江绍原是民俗学的先驱，其文字多有鲜活之色，谈民间文化与初民信仰，能从现代科学理念里为之，思想是紧追胡适、鲁迅、周作人的。至于沈启无，其文深染苦雨斋笔意，连句法也亦步亦趋。他关于明清小品、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也一时被读书界关注。钱钟书就曾著文专门谈论沈启无编的那本《近代散文抄》，偶尔的谈吐里也多涉猎周作人的思想，在文坛都是可久久打量的事情。

和周作人关系深的人，都不是喜欢热闹的舞台。他们远离革命，拒绝左翼思潮，思想盘旋在古老的希腊和十八、十九世纪西洋的经典文献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新旧文化，在特征上过于功利化和道学气，要救这病症，就必须有超功利的心境，将内心沉浸在纯粹的精神静观里。所以，在他们那里，没有印象派的灵动与象征主义的晦涩，没有流血的痉挛和绝望的哭诉。他们几乎不亲近尼采、凡·高、塞尚的艺术，而是在永井荷风、左拉、弗洛伊德式的文本里瞭望世界。废名就承认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有许多从洋人的小说那里来的，加上有点六朝的遗风。他从周作人那里懂得了阅读西洋原典的意义，因为不了解古希腊与希伯来的文明，对外国的思想的理解总有些问题。至于对中国的历史，倘不去找远离八股的心性之文，那是无所谓进化与革新的。江绍原先生研究古老的遗存，就有一种期待，他从洋人的学说里找到科学与逻辑的东西为己所用，境界是不俗的。而他研究中国问题时，文风却是中国气味，没有食洋不化的毛病的。他们都受到了周作人文化观的启发，以平和之心追根溯源，要寻找的是人类精神的某种原型。这其间的快慰，我们从他们的文章里都多少可以感受到吧。

先前的文人讥讽苦雨斋是逃逸社会的群落，那是不确的。他们也臧否人物，偶发牢骚，只是隐语过多，在审美的层面缭绕，鲜被注意而已。周作人和他的学生们在文章里不都是自娱自乐，对文化的批评随处可见。他们嘲弄旧式学问，亲近个性主义的艺术，精神常常放逐在荒漠的空间，在岑寂与清冷里重审艺术，根底还是人生哲学的顿悟。废名就在文章里说：

中国的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我这话虽然说得有点游戏，却也是认真的话。我说厌世，并不是叫人去学三闾大夫葬于江鱼之腹中，那倒容易有热中的危险，至少要发狂，我们岂可轻易喝彩。我读了外国人的文章，好比徐志摩所佩服的英国哈代的小说，总觉得那文章里写风景真是写得美丽，也格外有乡土色彩，因此我尝戏言，大凡厌世诗人一定很安乐，至少他是冷静的，真的，他描写一番景物给我们看了。我从前写了一首诗，题目为《梦》，诗云：

我在女子的梦里写一个善字，
我在男子的梦里写一个美字，
厌世诗人我画一幅好看的山水，
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

我喜读莎士比亚戏剧，喜读哈代的小说，喜读俄国梭罗古勃的小说，他们的文章里都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美丽，简单一句，中国文章里没有外国人的厌世观。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上就在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延陵季子挂剑空垅的故事，我以为不如伯牙钟子期的故事美。嵇康就命顾日影弹琴，同李斯临刑叹不得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未免都哀而伤。朝云暮雨尚不失为一篇故事，若后世才子动不动“楚襄王，赴高堂”，毋乃太鄙乎。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这个意思很难得。中国人的思想大约都是“此间乐，不思蜀”，或者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文章里乃失却一份美丽了。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的影响，文艺里

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些好看的字面。我读中国文章是读外国文章之后再回头来读的，我读庾信是因为读了杜甫，那时我正是读了哈代小说之后，读庾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草无忘忧之意，花无常乐之心”，“霜随柳白，月逐坟园”，都令我喜悦。“月逐坟园”这一句，我直觉的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么写。杜甫咏明妃诗对得一句：“独留青冢向黄昏”，大约是从庾信学来的，却没有庾信写得自然了。中国诗人善写景物，关于“坟”没有什么好的诗句，求之六朝岂易得，去矣千秋不足论矣。

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像似苦雨斋师生间在文章美学里的纲领，他们的诗意的精神不免傲视群雄，自以为独得了天下文章的要义。废名此文写于 1936 年，正是左翼文化浓烈的时期。他觉得艺术太靠近时尚思潮，大概是个问题，不可被实用的语境所俘虏，否则不过时文与滥调。和废名一样，俞平伯对伪道学与民族主义亦多警惕之语，注重的是经典的艺术。偶涉现实也是出语不凡，锐气暗藏其间。当世人主张抵制日货时，他却不以为然，以为自强才是真的，造出了比日货更好的产品比空喊爱国更重要。否则不过义和团的再演，徒受折腾。他和废名从周作人的思想里受到启发，实用主义不能救国人的灵魂，只有远离喧闹，静回己身才能超越轮回。所以，苦雨斋在对当时文人的批评，都有些超时空的冷观，他们对狂热之际的青年的警告，其实是纯粹诗人之梦的一个演绎。当战士，他们不行；做隐士，也是笑话。就这样不温不火，不东不西，既拒绝旧的士大夫气，又反对血色的革命，除了在文字里发点牢骚，实在也看不到别的什么。

新文学不久就被苦难与政治所遮掩，这是历史的必然。逃逸那种必然，在左翼青年看来就不免有些落伍。可是文化生态告诉世人，在激烈的内乱里，总有些保持内心安宁的人，这些也多不合时宜。日本军队入侵北平时，周作人在黑暗里欲保持安宁而不得，俞平伯则避世不出，废名逃到湖北黄梅去了。沈启无随着老师欲振兴文学，却不能免俗，不料被周作人逐出师门，落得凄苦之境。但他在日伪时期也为抗战人士偷偷做了些事情。在那样的乱世，要洁身自好，是大难之事。

他们的矛盾和困苦，以及不能一以贯之自己梦想的个性，在今天看来，都是时代的奚落。比如废名就曾不喜欢鲁迅，对周作人推崇有加。五十年代后却写了一本关于鲁迅的书，态度大变。江绍原早年相信老北大知识阶层的意义，以为胡适、周作人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可是在政治运动里又不得不批判自己，渐渐远离这苦雨斋的情境。俞平伯在五十年代就遭受批判，其力之强是他所未料的。竟没有留下几篇关于苦雨斋回忆的文字，真是可哀可叹的。

现在看俞平伯当年的日记，他和废名、江绍原、沈启无往来八道湾的记载，梦一样的飘忽美丽。那时他们之间的交流，有着温馨的爱意在，谈天、喝茶、讥世，有点竹林七贤之味，又仿佛流杯亭间的吟诗作赋，宇宙万物、人间烟云，都在笑谈间成诗成画。这些读书人在混乱的年代营造了自己的园地。虽然知道这样的园地并不长久，大家都在无奈的时空，可是梦没有断，思想也就慢慢地延伸在书与文字间。他们对抗不了时代，却对抗了无智与无趣的精神暗区。这些脆弱的存在，在残暴的压榨里却显示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魅力。他们似乎也证明，在道学之外的世界，天空与大地是极为宽广的。大家不过是耕耘了一点小小的园地而已。

我们早就想编一套苦雨斋丛书，把这一脉的风致系统昭示出来。苦雨斋散文不仅是文学史层面的精神闪光，实在说来，也是思想史不能不注意的群落。研究现代文学史，这个群落给人的暗示，不亚于左翼队伍。在审美的层面上，呐喊与高呼口号容易，而有悠远的情思与深幽的学养则非下一些功夫不可。中国后来的激进主义文学成就不俗，但除鲁迅外，能与古今自由对话的思想者则少而又少。但苦雨斋这个群体却保持了一种精神的冲淡与宁静。他们的高低不一的文本抵制了精神的粗糙，使我们知道超功利的挣扎与现实的挣扎同样不易。前者在中国的今天几乎成为稀有之物，而后者则不呼即来，土壤丰厚，至今亦流音不绝。我们讲文化要有一个生态，就是对稀有的存在的关注，使之还能在枯萎的园地里看到曾有的绿意。出现一个鲁迅很难，出现

苦雨斋在今天也是梦中之事。有梦，是个不安于固定的冲动，总比无所事事要好。我们深知这样的神游也非海市蜃楼般的徒劳。

2008年12月14日

论著

《中国小说史略》校注

题记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课程时的讲义。一九二三年曾由新潮社印行了上卷，一九二四年又印行了下卷。一九二五年改由北新书局出版，将上下两卷合为一册，在内容上略有修改。一九三〇年再版时，又曾做过一次订正。这次的订正，也是鲁迅的最后一次订正，后来虽然掌握了不少新的资料，看法也有所提高，但因忙于更迫切的战斗，终于没有机会再行加以修订了。

我从前也曾教过小说史，就采用《中国小说史略》作为课本，那时书的样式，时行一种毛边本，天头和书边都很宽大，我在这上面陆陆续续写了许多笔记，有的原于文字校勘，有的属于书目提要，有的原于注解，有的属于补正。凡是鲁迅作品中有关小说史的论述，我都摘录下来，作为补充资料，以与本书互相印证发明。这样积累日久，纸扎颇多，先后录成三册。

私意也颇想把这些丛杂，稍加条理，汇集成书，以飨读者。而几经颠沛，藏书尽失，又常多病。无暇旁搜博采，因此长期荒废，弃置行篋，徒饱蟬蠹而已。

近来始见人民出版社《鲁迅全集》，独于第八卷《中国小说史略》及《汉文学史纲要》仅作校勘，不加注释，乃复取对旧本，发见未经订正者尚有四十余处，觉得这一艰巨工作，仍有努力整理的必要。因就手边材料，先写一个草稿，名曰《中国小说史略校注》。其中不完不备，挂漏的地方还很多，但因一时力所不及，姑止于此。至于毕其全功，这好等待他日，或更希望与来哲了。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

注：《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同悬，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大达，即大道。

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注：桓谭，字君山，东汉相人。光武帝时，官给事中，著《新论》二十九篇。清人孙冯翼《问经堂丛书》有辑本二卷。

短书，就是小书。汉代简牍都有一定的尺寸，这类丛残小语，不为人所重视，简牍特短，所以叫做短书。王充《论衡》《谢短》篇，“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又《骨相》篇，“在经传者较著可信，若夫短书俗记，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

秦既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注：《史记》《秦始皇纪》，“更名民曰黔首。”《说文》，“黔，黎也，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周谓之黎民。”

歆乃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注：《七略》汉刘歆撰，我国目录之学自此始。《隋书·经籍志》著录七卷。《汉书·艺文志》谓“成帝时，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向条篇其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向卒，向子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收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其书久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一卷，洪颐煊有《七略辑佚》一卷，收入《经典集林》。

班固作《汉书》，删其要为《艺文志》

注：《汉书·艺文志》一卷（《汉书》卷三十），东汉班固撰，因刘歆《七略》而成。凡句下之注不题姓氏者，皆班固原文，其标某某曰者，则颜师古所集诸家之说，略疏姓名时代。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注：《汉志》注，“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师古曰，“稗官，小

官。”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稗官，非细米之义，野史小说异于正史，犹野生之稗，别于禾，故谓之稗官。”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注：按“孔子曰”，今《论语》《子张篇第十九》作“子夏曰”。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虽是细小技艺，一定也有可取之处，但恐其妨碍远大事业，所以君子不为。”

唐贞观中，长孙无忌等修《隋书》，《经籍志》撰自魏征

注：《隋书·经籍志》四卷（《隋书》卷三十二至三十五），唐魏征等编撰。

《传》载輿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蕘

注：《左传》晋楚城濮之战，晋侯问輿人之诵曰，“原田每每，含其旧而新是谋。”每每，形容田地肥美。

《诗经》《大雅·板》篇，“先民有言，询于刍蕘。”刍蕘，采薪之人。

石晋时，刘昫等因韦述旧史作《唐书·经籍志》

注：《唐书·经籍志》二卷（《旧唐书》卷四十六至四十七），后晋刘昫等编撰。

宋皇祐中，曾公亮等被命删定旧史，撰志者欧阳修

注：《新唐志·艺文志》四卷（《新唐书》卷五十七至六十），宋欧阳修等编撰。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为六类

注：《少室山房笔丛》四十八卷（正集三十二卷，续集十六卷），明胡应麟撰。有明刊本，清光绪广雅书局刊本。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

注：《搜神记》，晋干宝撰。《宣室志》，唐张读撰。《酉阳杂俎》，唐段成式撰。

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

注：《飞燕外传》，旧题汉伶玄撰，唐宋人伪托。《赵飞燕别传》，宋秦醇撰。《长恨歌传》，唐陈鸿撰。《杨太真外传》，宋乐史撰。《莺莺传》，唐元稹撰。《霍小玉传》，唐蒋防撰。

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

注：《世说新语》，宋刘义庆撰。《语林》，晋裴启撰。《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因话录》，唐赵璘撰。

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

注：《容斋随笔》，宋洪迈撰。《梦溪笔谈》，宋沈括撰。《东谷》，未详。《道山清话》，不著撰人。

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

注：《鼠璞》，宋戴埴撰。《鸡肋编》，宋庄季裕撰。《资暇集》，唐李匡乂撰。《辨疑》，未详。

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注：《颜氏家训》，北齐颜之推撰。《袁氏世范》，宋袁采撰。《劝善》，未详。

（宋陈录撰《善诱文》一卷）《省心杂言》，宋李邦献撰。

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纪昀总其事

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清纪昀等撰。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中华书局影印本。

王圻作《续文献通考》

注：《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明王圻撰。有明刊本。

高儒作《百川书志》

注：《百川书志》二十卷，明高儒撰。有《观古堂书目丛刊》本。

钱曾作《也是园书目》，亦有通俗小说《三国志》等三种，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等十六种

注：《也是园书目》十卷，清钱曾撰。有《玉简斋丛书》本。《也是园书目》十，通俗小说：《古今演义三国志》十二卷，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梨园广记》二十卷。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种瓜张老》，《紫罗盖头》，《女报冤》，《风吹轿儿》，《错斩

崔宁》，《山亭儿》，《西湖三塔》，《冯玉梅团圆》，《简帖和尚》，《李焕生五阵雨》，《小金钱》，《宣和遗事》四卷，《烟粉小说》四卷，《奇闻类记》十卷，《湖海奇闻》二卷。《也是园书目》把“灯花婆婆”等十二种编入戏曲部。王国维把这些看作是宋人杂剧和金人院本一类的东西。他在《曲录》后跋云：“右十二种，钱曾编入戏曲部，题曰‘宋人词话’。遵王藏曲甚富，其言当有所据。且其题目与元剧本体例不同，而大似宋人官本杂剧段数，及陶宗仪《辍耕录》所载金人院本名目，则其为南宋人作无疑矣。”王国维沿袭钱曾的错误，实际这些都是宋代的白话小说，是当时说话的底本。

然《三国》《水浒》，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

注：都察院刻本《三国演义》《水浒传》，见《古今书刻》上卷，《古今书刻》上下二卷，明周弘祖撰。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

注：《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列子》《鲲鹏》，“夷坚闻而志之。”

《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

注：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说：“小说是如何起源的呢？据《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又说：“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